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蘇平仲集卷十四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誌壙

桂府君墓誌銘

桂府君仲晦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
其子緝函骨還諸暨卜以是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
日葬於華亭鄉陳村之原前事踣門泣且拜求銘以
寔始余見仲晦起布衣儒者得千里之地而治之遇
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畏而安之不

能欺也庶幾窮經能致用者由是樂與之遊未二歲而仲晦就逮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晦則死矣於戲悲夫尚忍銘諸雖然余知仲晦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晦自未冠時輒推其家貲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重腿疾諸兄又或跛或亡乃歸家授徒以養父父沒喪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孤寡數百指無一瓦之覆一厘之耕而以生以育皆藉之仲晦寘悲末仲晦攜而俱避兵孝義里不以急難輟其恩意里人高其行或致餽遺雖居貧未賞苟受卽受後必償

之國初士率乘時赴功名仲晦獨累薦不起會詔徵
儒者有司起仲晦至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
同知金華府事初蘭溪民有以私鬻鹽繫獄者其火
伍夜劫以去旣捕得之上其獄於郡郡當以在逃而
抵捕者罪誅連坐繫甚衆其間有合得杖而久淹者
仲晦至閱其牘杖而遣之後捕者之家奴訴於朝下
臺司取具獄鞠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牘者例解官
徙中立府作室仲晦坐焉徙中立府三月復徵至京
師後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戲仲晦而至於斯耶殃慶

不以其類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必耶抑仲晦
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職所當爲者勉焉而已矣豈復
臨事而畏首畏尾哉若夫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
彼脂常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詎知禍豐之來常出
於智巧之外故吾服官以來事無大小義所在未嘗
首鼠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是瑣瑣者爲仲晦寔悲
喜焉則余之知仲晦亦淺矣仲晦之厄金華人聞之
哭之多失聲此豈徒然者哉仲晦名昱世越人曾祖
某祖某父某皆不仕母費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

二月四日娶薛氏子一人緝也予嘗因仲晦自號撫其羣行爲著尊生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歷官治行尙當書之而今遽銘其藏是則可歎也銘曰際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効厥有攸蘊也正誼而行要以自靖也方駕而蹶是以無悶也又不有年天之未定也旣全其歸抑又何恨也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孝於其先祖父者多謁余銘其墓而張生屋實謄錄一日屋閣筆泣然出涕怪而問

焉辟席曰人之父母皆得公銘以爲不朽之托而屋
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朽是以竊自傷也余
哀矜其情命以狀來屋乃屬其父友金滌先生具世
系爵里因其仲父正再拜申請乃爲取而誌之曰君
諱明善字思誠今以字行姓張氏溫之平陽人其先
自閩來遷始家金舟鄉原奧宋端平間迪功郎殿尉
副又遷居縣西登瀛里曾祖泗咸淳鄉貢進士祖文
奎博學善斷州推爲三老父邦榮以孝行聞母林氏
宋太常寺簿鏜之曾孫女也君生三歲病疹醫者以

爲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老人曰張氏兒令器也
何不飲以解毒飲明日持以飲之果愈稍長自知力
學年十五父沒執喪哀甚善事其母從進士孔克表
授尙書遭世大亂隱居養母以信誼重於鄉間其文
辭猶有聲搢紳間國初孫安以行中書省照磨總制
平陽辟君參贊軍事時甌閩皆未入版圖君馳詣行
省白攻取計今曹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
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議論連日夜欲畱之幕府君以
母老力辭歸洪武元年按察僉事熊鼎以賢良薦於

朝擢將仕郎真定府趙州判官自內出白金文綺繪
布賜之母妻皆與焉旣蒞事州民猶有保雲龍寨者
而征虜副將軍鄂國常公欲屠之君曰皆良民也吾
爲天子牧民坐視可乎詣軍門自言願奉揚天威往
諭之下鄂國許之卽抵雲龍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
福其酋猶豫左右趣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後期併
就誅矣君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
卒諭下之所活無慮萬餘人明年夏秋大旱君齋戒
走羣望懇禱連雨三日歲以有秋方戒使者歸御賜

綺繒爲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三日君竟以疾卒於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廉慎以馭吏獄無淹囚庭無留事里無橫斂民安而吏畏之至是會哭於庭其哀戚與喪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祔於崑山先墓之次配韓氏志節卓然子男二人屋其長也次堅君卒時屋五歲堅三歲皆君二弟卵翼之長大則君之教行於家可知矣銘曰

鸞鳳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爲出遭聖時

爲良吏師州民危疑保厥險巇諭以德威投降恐遲
千百耄倪乃免誅夷載拊載綏歷歲載朞民莫不懷
吏不敢欺命也難知竟止於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
老母在闈弱妻稚兒望君來歸而歸以尸亦孔之哀
孰不涕洟崑山巍巍遺塚在茲莫堅匪碑刻此銘詩
君有餘悲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伯衡所爲著行述諱安榮
府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素仁厚好施予號稱長

者吏卒至其門謹避之歲庚午大祲無賴子羣然具
姓名稱貸於富家不問允不允輒發廩取粟旦至府
君所府君以民命方急欲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
乞之彼未必以爲惠也徒長効尤者耳兒有以處之
矣乃集鄉鄰與之粟曰積此將爲爾眾備也幸相與
守之眾欣然願盡力無賴子計沮官尋亦捕寘於法
嘗有質田於府君者旣而其人欲自剉冀歸其田府
君惴惴然公曰何畏也出語其人曰數畝之田與七
尺之軀孰重我家翁未嘗不可以誠動爾若以誠告

田無不歸者今計顧出此將執爾送官況肯歸爾田
乎其人蒲伏求免乃釋之聞者相與語曰譚氏有子
矣門戶之事挺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材局符旦下
事晡已集或科徭而吏舞手低昂卽指擿詰之曰我
若吾父可欺耶而輩猶欲襲故態乎吏謝改之則已
不然輒詣守長發其奸由是皆嚴憚之爲人尙氣節
居鄉里豪悍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患難恤其窮
乏而同其休戚秋租額存而無徵者諸里胥率取償
於細民公曰細民饘粥且猶不給寧尙堪此出已粟

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產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
司之畧不經意歲庚辰居府君憂訏陽上攻瘡發於
舌本久而不痊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二郎來二郎
其季也季來前已不能言第執其手嚮諸子作指畫
詔告狀者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
公以至元壬辰五月二十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
二十二日合葬石塘山先墓之次娶蒹氏淑靜而仁
柔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於至正壬辰某
月某日葬於旱塘衝子男三人福孫壽孫貴孫女三

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榮棐集女四人尙幼貴孫今
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成平陽使
過金華諗於伯衡曰痛念先人垂沒口不能言而猶
欲詔告之豈無望於藐諸孤哉夙夜兢懼弗克上副
屬望之意際遇聖朝幸以尺寸忝獲位序所以致是
者皆先人積累之效顧以馳驅南北於其劬躬樹德
以前承後引者揭辭墓隧昭示後昆久猶缺焉敢以
爲請於戲元之將亡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
四方而其後無噍類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祧於

播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祿入以供祀事斯易
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矣推原本始播以銘詩
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府君行述中
乃銘曰

譚在成周附庸之國後併於齊子孫四出以國爲氏
世有顯人公居湘潭端明之孫材足有餘而不樂仕
儲德於身以開令子桓桓令子旣武且文爲天子使
望于一軍孰流之長匪源之濬惟本也豐其枝斯盛
爾孫爾曾視此刻銘尙思厥自益謹其承